



饕餮盛宴

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

MEIWANYIGE
LI QIGUSHI

第
叁
晚

微博幽灵
异度社 / 著

令人难以置信的怪诞现象
谁能破解这离奇谜底

光怪陆离的故事
荒诞不经的传说

让你汗毛倒竖
与其说是诡异，不如说是事实

凄婉·神秘
离奇·荒诞

今夜，你还能安然入睡吗

知名悬疑作家
秦/快刀/风雨如书
青子/喂小饱 等
联袂打造饕餮盛宴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每晚一个 离奇故事

第
叁
晚

微博幽灵

这一切，是偶然，还是另有玄机？
当真相被揭开时，隐藏的罪恶也随之昭然若揭。

异度社●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. 第3晚, 微博幽灵/异度社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 11

ISBN 978-7-5113-2527-3

I. 每… II. 异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62496号

每晚一个离奇故事 (第3晚) 微博幽灵

著 者 / 异度社

责任编辑 / 文 慧

封面设计 / 吕吕Design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710毫米×1000毫米 16开 印张 / 18 字数 / 240千

印 刷 /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527-3

定 价 /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3层

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 (010) 64443056

传真: (010) 64439708

发行部: (010) 64443051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异度社，国内最有实力的悬疑小说创作队伍，聚集着庄秦、快刀、小妖尤尤、风雨如书、何许人、刘栋、花布、蝶尾猫、王雨辰、青子、牟智平、耶马、喂小饱、芙蕖绿波、邢菜菜、夷梦等经常活跃于期刊、网络、图书出版界的实力派作者。他们经常互相探讨，经常以相同的命题或流行话题进行悬疑小说的创作，在海内外受到无数读者空前的追捧阅读，可谓国内类型小说一大现象。

《校园夜话》《午夜诡楼》
《网络惊魂》《停尸房怪谈》
《血腥玛丽》《幽灵客栈》
《十二星座诡秘事件》
《高校学系》《婴灵在线》
《诡报记者》《盗梦世界》
《深夜剧院》《异空公寓》
《九重暗码诡秘事件》
《宠物馆诡秘事件》
《幽灵油画》《亡者童眼》
《地铁骇客》
《音乐学院诡秘事件》
《玛雅诡话》《女生理工宿舍》
《女生文科宿舍》
《女生外语宿舍》
《十二生肖诡秘事件》
《怪楼房客》《电梯魅影》
《雨夜人偶》

目录

001 故事一 恶发

浅池的水面上，是用木条搭成的纵横相交的格子。那些数不清的长头发，均为一端插在池中暗红色的液体中，另一端搭在木条上。

015 故事二 为什么苍蝇不停搓手

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杰克再出现在雪莉面前时，眼前这个满脸皱纹，秃顶，憔悴的男人，看上去有五十岁了。

035 故事三 黄金咒

赵天回过头看了一眼，只见李大壮的身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，然后李大壮的身体开始剧烈的抖动，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具骷髅。

053 故事四 消失的世界

肖娜整个人好像掉在了冰水里，女儿跟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071 故事五 瘦女

靳语把纸拿过来，上面用从报刊上剪下来的铅字拼出了四个字：杜德必死。

095 故事六 弗洛伊德的杀意

原来病人没有再来复诊，并不是痊愈了，而是死于自己的梦境！张楠死了，杨森死了，他的那个病人应该也死了，下一个，会是我吗？

115 故事七 血珀

如果被做成蜜蜡的话，起码要几个月的时间，而他昨天还见过那个孩子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有是谁将他封在了里面？

129 故事八 微博上的幽灵

若水是不可能在网络上出现了，因为，那天的新闻报道里说，就在他们聚会的地方，一名年轻的女子死在了KTV的包间里。

145 故事九 墓窖

他们望着钢架上的古墓主棺，作案者早已将主棺内的文物盗窃一空。可为什么又要将一具尸首放在里面呢？

187 故事十 换心

冯昌盛当时有种感觉，假如那只右手是一把刀的话，冯立的动作就像是正在用刀劈开自己的胸膛。

203 故事十一 房杀

照片里，在苏悦的脑袋上，有一双悬在空中的脚，好像是一个上吊自杀人的下半身，而脚尖正好踢在了苏悦的后脖子处。

223 故事十二 祭友

骨灰盒盖子被打开来，里面哪里有什么骨灰，封存的原来只有一张照片而已。

241 故事十三 暗夜玫瑰

南叶用一根树枝拨弄几下香灰，忽而发现了一团油腻腻的东西，一股鸡肉的香气透了上来。是谁偷偷在香灰里放了鸡肉？

259 故事十四 悬蛇密林

向涛一定是在祭拜谁，可是，他为什么会在深更半夜才来祭拜呢？他真的是在梦游吗？



庄秦 / 文

故事一

恶发

浅池的水面上，是用木条搭成的纵横相交的格子。那些数不清的长头发，均为一端插在池中暗红色的液体中，另一端搭在木条上。



- 1 -

早晨七点半，艾琳娜双腿无力，脚步虚浮地上了一辆公交车，踏上台阶的时候差点摔倒，幸好身后伸来一条有力的胳膊扶住了她。回过头，一位相貌普通的中年男人朝她敦厚地笑了笑，问：“小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艾琳娜赶紧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然后她深吸一口气，平定好思绪，向车厢里走去，找了个座位坐下。

今天早晨她这么累，却没有乘坐出租车去上学，就是怕自己这副邋邋无神的模样，会给出租车司机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而把自己藏在上班族的人群中，她则觉得很安全。

尽管这么累，但艾琳娜找到座位之后，却没忘记先撩起长发，让头发披到座位靠椅之后，再小心翼翼地坐下。艾琳娜留了七年的长发，乌黑油亮，毫无分叉，站起时，直直的，一直垂落至膝盖，如一道黑色的瀑布，每次洗头，都要用掉小半瓶的洗发水。

坐下后，公交车开始前行，车厢有节奏地摇晃着。坐在车厢里，仿佛置身于婴儿的摇篮中。艾琳娜虽然心里忐忑不安，毕竟昨天夜里做了那样的事，几乎一夜没合眼。但在车厢的轻微颠簸中，她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哈欠，想在车里小憩片刻。但她又害怕坐过站，回过头，见到坐在后面的，正是刚刚上车时扶过她的中年男人，于是客气地问：“请问，你可以在大学城车站叫我一下吗？”

“没问题。”中年男人含笑点头。

艾琳娜放心地阖上眼睛，背靠座椅，几乎立刻就陷入了沉睡之中。在入睡之前，她还以为自己会做噩梦，梦见许多恐怖与血腥的东西，没想到一闭上眼睛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艾琳娜忽然觉得肩膀一沉，似乎有人拍了拍她的肩膀。睁开眼睛，她看到身穿制服的公交车驾驶员站在面前，客气地问：“小姐，到终点站了，你可以下车了吗？”

艾琳娜蓦地一惊，朝车窗外望了一眼，不由大吃一惊。车早就过了她要下车的大学城车站，现在已经抵达了这条线路的终点站。

“呃……那个该死的中年男人，居然忘记了叫醒我……”艾琳娜一边咒骂，一边站起身来。可这时，她忽然发现有点不对劲，身上似乎少了点东西，脖子后面冷飕飕的。

她伸手摸了一下后颈，刹那间，她浑身的血液仿佛全部凝固在了一起。

她的头发，留了七年的长发，没有了，全都没有了。

有人用剪刀，从颈子后面剪掉了艾琳娜留了七年的长发。

- 2 -

这是巴特莱最难熬的一段时间。老婆在医院住着，老板又暗示生意不好，随时有可能关门大吉，读大学的儿子还没心没肺地说同学们都换了 iPhone 手机，他要是不买个，会被人看不起。他失眠得很厉害，每天都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烧饼，思索着怎样才能多赚点钱。

那天，天快亮的时候他总算睡着了，可没睡多久就听到窗外传来了悠扬的叫卖声：“收头发，收长头发，剪长头发来卖哦……”

睡眼蒙眬的巴特莱听到叫卖声后，蓦地睁开眼睛，呆呆地望着肮脏的天花板，脑海中浮现出几天前的一幕场景。

当时，也是这个收头发的小贩在小巷里高声吆喝，接着，隔壁的邻居玛丽

开门询问：“长头发怎么卖？按斤数卖，还是按长度卖呀？”

收头发的小贩回答：“按长度，但又要看发质。发质好，头发长，还没染过色，就可以卖个最好的价钱。”

玛丽又问：“你看我的头发，能卖多少钱？”

巴特莱正好坐在窗边发呆，无意识地抬起头望向窗外，看到了玛丽的背影，长发扎成粗粗的辫子，在颈后晃晃悠悠，又黑又亮。收头发的小贩是个二十四五岁的乡下人。他摸摸玛丽的头发，便取出钱夹抽出八张百元大钞，送到玛丽手中。

再然后，小贩摸出一把剪刀，伸到玛丽背后，“喀嚓”一声，剪下了玛丽起码蓄了三年的长辫子。

回想起当天的情形，巴特莱忽然心中咯噔响了一下，然后跳下床，披上一件外套，在衣兜里放了一样坚硬的东西，拉开门溜了出来，跟在那个贩子身后。

当小贩走到偏僻角落的时候，巴特莱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问：“你收长头发吗？给我留个电话号码。回头我有了长头发，就叫你来收。”要来小贩的电话号码，他出了街口，摸出手机看看时间，才清晨七点半。

抬起头，巴特莱正好看到一个留着很长很长头发的年轻女郎，步履蹒跚地登上一辆公交车。他摸了摸衣兜里那把坚硬的剪刀，微微一笑，跟着上了那辆车。上车的时候，长发女趔趄了一下差点摔倒，幸好巴特莱伸手扶了一下，才没让她当场出丑。

上车后，巴特莱居心叵测地坐在长发女郎身后的那个座位上。

- 3 -

那个年轻女子发现自己的长头发被人偷偷剪掉之后，所表现出来的反应，完全称得上歇斯底里。她大声地咒骂，几乎用到了所有最肮脏的词汇。她的身体剧烈颤抖，不停地跺脚，眼泪也哗哗地流了出来。

从那个年轻女子的骂声中，可以听出她的长发已经蓄了整整七年，如果卖

给理发店，起码能卖好几千块钱。可是，七年的心血却因为她在车上小睡片刻而被毁于一旦，她做出如此激动的反应，也能够让人理解。不过，坐在最后一排的某个年轻男孩却觉得有点好玩，这种恶作剧可不是每天都能碰上的，于是男孩摸出手机，朝那年轻女人光秃秃的脑袋拍了一张照片。

然后，男孩用手机连上网络，登录微博，然后把刚拍好的照片发到了微博上。在配图文字上，男孩幸灾乐祸地写道：“半小时前，这个女孩留了七年的长发被坐在后面座位的中年猥琐大叔剪掉了。据说，那把长发价值好几千元钱呢。看来，我也得买把剪刀，天天去坐公交车了，哈哈！”

发完微博，这个男孩大概觉得有些对不住这位失落的女孩，于是站起身来，握着手机走到女孩身边，问：“需要报警吗？”

突然之间，这女孩停止了颤栗，脸色也变得一片煞白。

“不！”女孩冷静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不用报警，只是头发被剪掉了而已，其实我早就想剪掉头发了！”说完后，女孩跳下车门，扬手招了一辆出租车。

很奇怪，这女孩前一刻还歇斯底里大声咒骂，现在却冷静得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男孩的脸色露出了不解的神情。

- 4 -

卡尔维站在街边，从钱夹里抽出 20 张百元大钞，交给面前一个面相老实忠厚的中年男人手中，随后，他从中年男人手中接过来一捆乌黑油亮的长发。

天刚亮的时候，他在一条小巷里大声叫喊着：“收头发，收长头发，剪长头发来卖哦……”刚离开小巷，就有个面相忠厚老实的中年男人追上他，问他要电话号码。

卡尔维以为这中年男人或许只是想要个号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没想到才过半小时，他就接到那男人打来的电话，说手中有刚剪下来的上好长发。见面后，卡尔维才惊喜交加地发现，这捆长发居然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超过一米，天然润泽，保养有加，富含弹性。最重要的是，长发没有烫染过，而且是刚剪下来的，

还未超过 20 分钟，应该很符合海勒教授提出的要求。

海勒教授给的钱，比假发厂多好几倍呢，这下发财了！

而那个中年男人还说，以后会持续供应长发，保证质量数量，希望到时候收购价格可以再上调一点。没问题，当然没问题。虽然卡尔维也知道这家伙卖出的长发来路有问题，但他只在乎收回手中的长发质量如何，才不管长发是谁从谁头上剪下来的。

送走了中年男人，卡尔维摸出手机，调出海勒教授的电话号码，拨了过去。对方听到他刚收购到一捆极品长发，而且质量比上次交的货还要好许多，便立刻要求见面。卡尔维赶紧招呼了一辆出租车，20 分钟后，出租车在生物研究所的大门前停了下来。

卡尔维拎着扎紧袋口的塑料袋，走进生物研究所，绕过办公楼，径直来到一幢小平房前。这幢小平房，没有窗户，只有几个气窗不停地转动着换气扇，黑色砖头砌成的外墙，显得格外阴森可怖。

这里就是海勒教授的私人实验室，上次送货的时候，卡尔维进去过，实验室里到处摆着瓶瓶罐罐，那里盛满褐色的液体，浸泡着奇怪的人体器官。卡尔维第一次看到这些瓶瓶罐罐里的奇怪玩意儿之后，立刻心跳加剧，血液倒流，全身冰凉。无论他走到实验室内的哪个角落，都会令他毛骨悚然，他一刻也不愿在阴森的实验室里多待，所以他把长头发交给海勒教授后，拿了钱就跑。

记得在实验室一隅，还有一个浅池，大约 30 公分深，池子里全是暗红色的液体，而在液体之上，则是密密麻麻的黑色丝状物——头发，难以计数的长头发！

浅池的水面上，是用木条搭成的纵横相交的格子。那些数不清的长头发，均为一端插在池中暗红色的液体中，另一端搭在木条上。

那些头发，都是卡尔维卖给海勒教授的。虽然不知道海勒教授究竟是搞什么研究，但卡尔维却知道每次海勒教授买长头发时出的价都很高。按照以前的报价，今天这捆蓄了七年左右的优质长发，可以从海勒教授手中拿到 5000 块钱。

“笃笃笃，笃笃，笃笃笃，笃笃……”三长两短地敲了几下门之后，黑楼

实验室的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一条缝，缝隙后出现半张苍白的人脸，是海勒教授。海勒教授左右梭巡一眼后，又将门缝拉大了一点，让卡尔维拎着塑料袋进了实验室。

实验室里开着紫光灯，看上去阴鸷鸷的，令卡尔维不寒而栗。他一点也不想再在这屋里继续待下去了，可当他取出今天刚收购回来的长发后，海勒教授看了一眼，立刻便捧在手中细细端详了起来。

海勒教授会喜欢今天送来的长头发吗？卡尔维暗自揣测。海勒教授买这么多长头发来干什么呢？还浸泡在浅池里？不过，科学家大多数都是古怪的，也许他只是单纯地喜欢长头发吧！

“太棒了！真是太棒了！好久没见着这样美丽的长发了。这么美丽的长发，真是可遇而不可求！”海勒教授爱不释手，连声发出赞叹。

“咳，咳，咳……”卡尔维咳嗽了几声，想提醒海勒教授，该给钱了。

海勒教授恍然大悟，干笑一声后，拉开了抽屉，从里面取出一叠钱，数了50张后，又抽了5张作为奖励，交到卡尔维手中。卡尔维连声称谢，转过身正要离开，却忽然看到被紫光灯映成淡紫色的墙壁上，出现了海勒教授被拉长了的影子。在这道影子的手中，似乎拿着一个什么粗壮的柱状物。

诧异之下，卡尔维蓦地回过头，却看到一根铁棒从天而降。“砰”的一声，他的左肩遭到重击，他发出一声痛苦呻吟，身体侧向一边。紧接着，海勒教授手中的铁棒又狠狠砸向他的右肩、颈子、胸口、腹部、膝盖、手肘……铁棒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，卡尔维根本无法抵挡，只好任凭铁棒砸来。

在他昏厥过去之前，卡尔维绝望地低声叫道：“为什么要杀我？如果你觉得5000块钱的价格高了，我们可以再商量商量……”

看着脚底这具渐渐冷却的尸体，海勒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觉察的笑意。这个叫卡尔维的头发售卖者，过去确实帮过自己许多次，送来了研究需要



的大量头发，但这一次，自己必须杀他！

“呐，发生这样的事，大家都不想的。”海勒双手合十，恭恭敬敬极有诚意地向脚底的尸体鞠了三个躬。

杀人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海勒实在想不出，除了这个头发售卖者之外，还有谁会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主动走进他的实验室。而他，此刻正迫不及待地需要一个活人，不管是谁都可以，准确的说，此刻他需要一块从活人脑袋上现剥下来的头皮！

然后，海勒戴上手套，从试验台的抽屉里，取去一柄闪烁着寒光的锋利匕首。

海勒以娴熟的技术，先刮掉头发售卖者的所有头发，面前出现一个凸圆的光头。接着，他游移匕首，小心翼翼地切割。他正试图将死者的头皮，完美地切割下来！事实上，他是生物学教授，自然也精通解剖学。只花了短短 10 分钟，一块还粘连着血肉的头皮，便出现在他面前。

对于海勒来说，时间很重要。他必须马上把这块头皮置入浅池的血红色液体中，然后把刚送来的优质头发的一端，以特殊方法依附在液体里的头皮表面。

他持续了三年多的研究，即将进入关键时刻了。而这项研究，是由某高端假发生产厂家投资进行的。

生产假发的生产原料，不外乎两种，化纤原料，或者真正的头发。

制作高端假发，化纤原料绝对拿不上台面，必须用到真正的头发，以打造艺术品的方式纯手工进行操作，清洗、脱水、养护、干燥、营养化、修形、定性……数十道工序，才能做出和真发毫无二致的假发。而更高端的，则是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特别订制，寻找合适的尚还保留在活人脑袋上的长发，即时剪下来，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加工，制成假发。

但收购活人的长发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必须蓄了很多年的头发，对方又正好愿意卖，发质又要好。所以，有人找到了生物专家海勒，请他从生物学的角度，研究一下是否能让头发快速生长，就像培养无土蔬菜，种在营养液里，如割韭菜一般，割了一茬又一茬。

这是一项很有挑战性的任务，所以，在假发厂家的资金支持下，海勒的实

实验室里多了一口深 30 厘米的浅池，池里是他特制的营养液，营养液高度模仿了人体头皮下的环境状态，以供那些从卡尔维那儿收购来的优质头发，可以在暗红色液体中快速生长。

可惜，那些密密麻麻的头发，生长速度并不如人意，大部分头发都失去了生物活性，不再生长，少部分头发虽然在生长，但生长速度却与一般活人的头发相差无几。

海勒思索了很久，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。头发，始终还是要在头皮上生长，在营养液里生长，就如同剥夺了它们的自由与权利。

海勒把那个头发售卖者的头皮浸泡在浅池的暗红色液体中，又小心翼翼地 will 刚收到的那捆长发，一根根植入在头皮上。头发那么多，他一直忙碌到天黑，才植入了一小半。他饿了，但看到头皮上的长发，心里却很是开心。

头发离不开头皮，头皮也离不开头发。

“一家人，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，开开心心。”海勒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，但这个笑容，多多少少显得有些狰狞可怖。

笑完后，海勒忽然想起，研究资金似乎又要出现缺口了，得再给那个假发生产厂家的老板打了电话。对了，不妨让老板也到研究室来参观一番，体验一下研究进展。那位厂家的老板，看到头皮上的优质长发，一定也会为之欢欣鼓舞，说不定开支票的时候还会多填写一点数字。

于是，海勒擦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液，给那个假发厂家的老板霍博特打了个电话。

- 6 -

霍博特将自己的奔驰车停在了生物研究所的大门外，神情萧索地下了车。

他的心情很不好，即使接到了海勒教授的电话，听说头发培育计划的研究有了极大进展，他依然眉头不舒，脸色很是难看。

霍博特虽然靠假发厂赚了个盆满钵满，但感情生活却很不顺利。几年前，



他老婆死了，一直想续弦，但现在有钱了，可不想随便找个女人娶回家。他得找个漂亮的，年轻的，身材好的，有情趣，有名气的女人，如果能找个女明星，那就圆满了。

事实上，在花钱打点一番之后，还真有人替他安排了饭局，与某位拥有魔鬼身材天使面孔的女星共进晚餐。而更重要的是，那位女星，以前几乎从无绯闻，堪称清纯，正是娶为妻子的最佳人选。

霍博特费尽心思，像个手足无措的小男生一般，追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终于与那个清纯女星牵过手，还接了吻。两天前，当霍博特带女星去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，想更进一步亲密接触的时候，女星眼神却黯淡了下来，以心情不佳为由，拒绝了霍博特。

当霍博特问及心情不佳的原因时，女星扑到他的怀里，痛哭了起来。

女星虽然漂亮，演技好，星途一片光明，但她最近却遇到了极大的困扰。或许因为娱乐圈的压力太大，拍戏强度高，昼夜颠倒，她的生物钟发生严重紊乱，除了睡不着觉神经衰弱之外，她的头发开始大把大把地掉落。尽管看过医生，但服过药却毫无效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头发不断掉落。

在总统套房里，女星捋开头发，露出了掩藏在长发下的稀疏头皮，然后推开了霍博特。

“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啊，不是你的外貌！”霍博特言不由衷地劝道，但他还是被女星推出了房门之外。

站在五星级酒店的走廊上，霍博特忽然想，如果根据女星的发质特点，为她制作一项订制的假发，她一定会喜欢吧？自己不正是做这一行的吗？嗯，一定要做最好的高端假发，用真正的头发，纯手工制作出来。用作原料的真发，原主人起码得蓄五年以上，定期保养，润泽油亮，毫无化学药物的损伤，从未染过发。

可惜，这样的头发可遇而不可求，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。所以即使接到了生物研究所海勒教授打来的电话，霍博特的心情依然很不好。

但生意毕竟是生意，所以霍博特还是来到生物研究所，进了大门，绕过办公楼，来到那幢没有窗户的黑色小平房。三长两短敲过门之后，海勒教授开了